

共和国儿童文学名著

金奖文库

「刘健屏 著」

今年你七岁



J I N N I A N N I Q I S U

1986年8月29日

窗户上刚刚露出一点曙色，我和你妈妈就起床了。

我走进你的小房间，来到你的床边，发现你还没醒来。你朝外蜷侧着身子，脑袋已歪在了枕头的一边，那张小嘴随着均匀的呼吸在轻微地翕动着，口角边还淌着一丝亮亮的口水……你还是睡得那么香那么熟。

我总喜欢在你酣睡的时候端详你，没有什么时候比你这时更让人觉得可爱了。我真不忍心喊醒你，可我又不能违背昨晚答应你的诺言。我终于俯下身，捏了捏你的小鼻子，说：

“阿波，醒醒！该起床啦！”

你一个激灵，猛地坐了起来。你的动作如此迅捷，简直让我吃惊。

“爸爸，现在几点了？”

你没顾得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，就焦急地问。

“5点30分了。”

“还来得及吗？”

“来得及。”

你飞快地穿起汗衫，可慌忙中你的脑袋没套进领口却套进了袖口，你的脑袋当然大于袖口，任你怎么努力也套不进去，我不得不帮你的忙。等你穿着完毕，趿起鞋子，刚走出你的房间，又猛地站住了！

吃饭间的餐桌上，你妈妈已摆好一盒大蛋糕，插在蛋糕上的6支蜡烛的烛光，在极温和地摇曳着：餐桌上面，我和你妈妈交叉拉起的两串彩灯，时亮时灭地象繁星般地在闪烁……

烛光和彩灯交相辉映，把个小小的吃饭间映照得五彩缤纷、光色迷离。

你瞪大着眼睛，怔怔地没动。

让你又惊又喜，正是我们的愿望。

“阿波，祝你生日快乐！”我说。

“阿波，祝你将成为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。”你妈妈说。

显然，你很激动。可你又努力不想把这种激动表现出来，这使你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使我无法描摹的表情。你走到餐桌前，时而看看头顶上的彩灯，时而看看烛光，忽然又急切地问道：

“爸爸，时间到了吗？”

我抬起手腕,看了看表说:

“到了! 正好 5 点 40 分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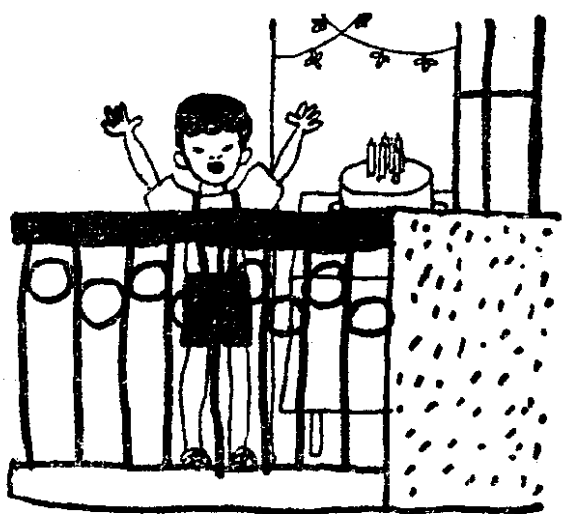
哦, 5 点 40 分! 你早就想守住这个令人快活的又不可捉摸的时刻了! 昨晚, 你迷糊得睁不开眼, 困得东倒西歪, 可嘴里还老是念叨着这个时刻, 直到疲倦彻底征服了你, 你再也没有力气操这份心为止。这个时刻, 对你来说实在太玄乎, 太奇妙, 也太重要了! 只是刹那间, 你突然一下子长大了一岁; 而因为这一步, 你就可以进小学读书了!

你伸出自己的手, 端详了一会, 大概想看看是不是变大了一点; 又低头活动活动你的脚趾, 试试你的鞋, 你可能以为你的鞋变小了, 你的脚突然穿不进去了; 你又走到身高量度表前量了一会儿, 你也许指望你一下子长高了一截……

你很快发现, 在这神秘的刹那间, 你什么也没有变! 手还是那么大, 鞋子穿进去依然合适, 身高和昨天一模一样。

可你还是变了, 你从实实在在的 6 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 7 岁, 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跨进小学的门坎了, 是的, 同样在这神秘的刹那间!

当你鼓着腮帮一口气吹熄了那 6 支蜡烛后, 你竟跑到了阳台上, 向着暮夏的宁静的晨空, 向着横亘



在楼前的空旷的马路呼喊着：

“噢！我7岁啦！我7岁啦！”

“嗨！我马上是个一年级小学生啦！”

不远处的黛绿色的钟山刚露出它那雄伟的轮廓，锁金小区的楼群还没从那酣睡中完全苏醒，你的呼喊显得特别的响，传得特别的远……

在彩灯的映照下，透过蜡烛冒出的缕缕余烟，我和你妈妈深情地相视而笑……

6年前的今天的这个时刻，你在昆山人民医院出生了。可是，我却没在你的身边。你妈妈比预产期早产三天，我没来得及从南京赶回来。

我没有听到你呱呱坠地时的第一声啼哭，没有

领略到你瞥见人世间第一缕阳光时的惊喜神情；我没能在你妈妈最艰难的时候，让她握住我的手，向她传递我的抚慰和鼓励，听我说上几句充满温情和暖意的话；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，我甚至连在产房门口担惊受怕的感觉也没能体验上……

“你真是个轻松的爸爸！”有人对我这么说。

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轻松。每当你的生日的来临，一种愧疚和不安不由自主地会卷过我的心头，对你也对你的妈妈。这无疑是我的遗憾。

记得你出生的第二天早晨，我匆匆地赶回来了。我提着一罐岳母煮好的鸡汤，骑着自行车直奔医院。

显然是由于我的过于兴奋而车速太快，也由于一个农民转身时不慎将一把伞柄插入了我的前轮，这远远胜过一次急刹车，我猝不及防，猛地从车子上腾空摔了出去。这一跤摔得委实不轻！裤子摔破了，膝盖磕得鲜血直流……但我很快极为惊讶地发现，尽管我十分狼狈地跌趴在众目睽睽的大马路中央，但那罐鸡汤却仍然高高地提在我的手里，而且汤汁一点儿都没有溢出来，不管从什么角度去考察，我相信这无论如何算得上是奇迹！

那位农民把我拉起来，再三向我道歉。我以前所未有的宽容的口气说：“没事！”甚至还向他微笑了

一下。

对我的微笑，那农民一定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脸色苍白地看着我不知说什么好。我不得不向他补充了一句无疑更使他莫名其妙的话：

“我已经有儿子啦！”

我一手提着鸡汤罐，一手推着车，一拐一拐地走了，因为我完全不能骑车了。我回头，发现那农民还呆呆地站在那里象看什么稀罕物似的目送着我。我想，对我的微笑和我的话，他或许琢磨上几个星期也未必能回过神来呢！

是的，因为有了你，我想向大路上每一个陌生的行人微笑，我愿意和任何伤害过我的人和解，我真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亮亮我的歌喉……

一踏进医院产科的病房，我就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呼唤着我。我看见了，那是你妈妈的眼睛。显然，她期待我很久了。我快步走过去，坐到了她的身边，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。她的脸如一张白纸，嘴唇也毫无血色，她在生与死的边界挣扎搏斗了整整5个多小时，她胜利了，可也疲惫不堪。她对我微微地笑着，眼睛里却隐隐闪起了泪光，我说不清这里面除了幸福和甜蜜之外，是否还夹杂着一丝委屈。我们无言地对望着，久久地目不转睛。我发现她的眼神

里漾动着一种极为迷人的光辉,那就是母性的温情和柔爱。虽然她显得十分虚弱,虽然她已告别了美妙的少女时代而成了一位母亲,可看上去却更年轻更动人了!

护士知道你的父亲来了,破例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把你抱了出来。哦!我终于见到你了!

阿波,你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模样吗?就象一团肉疙瘩,通体泛红,散发着乳香,甚至微微带着透明,嫩得让人不敢碰,仿佛一碰就会给碰破似的。你不停地蹬着藕样的小腿,舞着藕样的小臂,还一个劲地嚎哭着。你哭得很响,却没有泪。我不明白你是在向我这个迟到的父亲表示不满,还是因为在母腹中被禁锢得太久了而借此贪婪地呼吸人世的空气。看着你乌黑卷曲的头发,狭长的眼眶,小巧红润的嘴巴,我托着你的手都有点微微发颤了。我害怕我这个粗手粗脚的父亲不小心会碰痛了你。

“囡囡,到妈妈这儿来。”

你妈妈坐了起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把你递给了她。

这时,护士对我说:“你儿子身高 52 厘米,体重 6 斤 8 两,够标准的了。”她环顾了一下其他病床上的产妇,又压低嗓音对我说,“你儿子是这几天生的

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。”

我很感谢她的赞扬，也十分愿意相信她说的是实话，但我总免不了担忧：她对其他的产妇或产妇的丈夫是不是也会说同样的话？

你在你母亲的怀里一下子就没有了哭声。你又回到了你所熟悉的气息和馨香之中了，你显得那么平静那么安稳，你只是歪着小脑袋，咧着小嘴巴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。

“哦，团团饿了，要吃奶了。”

你妈妈不到 24 小时就来奶了，而且那么充足和丰润，竟很快滴湿了前襟，她亮开衣襟露出胀鼓鼓的乳房，将乳头轻轻地送到了你的唇里。

这是开奶！也是你第一次喝到母亲的初乳。

你是那么贪婪那么迫不及待，你衔着乳头，鼓着腮帮，用着全身心在吸吮。你妈妈的眼睛眯缝了起来，微微昂着头，两片红晕和一种快意霎息间遍布了她的脸庞；随着你有节律的吸吮，她的嘴里发出着轻微的醉意陶陶的喘息……在这以后，我不止一次听你妈妈说，在你喝奶的时候她总感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滋润和惬意。

我忽然觉得病房里静极静极，静得让人迷瞪，让人晕眩。我只听见你“咕嘟咕嘟”的吮奶声和你妈妈

的喘息声,而这声音又似乎扩大了一千倍,充满了病房的整个空间。我久久地凝视着这幅动人的哺乳图,听着这让人如痴如醉的声音,心里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温馨和最纯净的爱填满了。我也有点奇怪,你刚刚来到人间才一天多,怎么就能如此熟练地吸吮乳汁?或许你在母腹之中早已学会了,或许这就是人的本能……

哦!人,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旅程的。

今天,你已经迈进了7岁的行列。你长高了,有118厘米了。你度过了人生最初的6年。

这6年里,你从嗷嗷待哺变得活泼健壮了,你从牙牙学语变得能说会道了,你从蹒跚学步变得能欢蹦乱跳了。无疑地,在这些变化里,付出了我们的辛劳,倾注了我们的心血。亲爱的孩子,你是不会责怪我们的,因为有了你,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欢乐,同时却也生出殊多的烦恼;因为有了你,我们感到无限幸福,同时也常有莫名的忧虑。就象我们疼你、爱你,疼不尽、爱不够,却有时也会粗暴地对待你……

虽然我无法摆脱“望子成龙”的流俗之见,但我却不敢奢望能把你塑造得多么完美无瑕,因为我知道我本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。在这6年的生活

里,我已经发现,你时常会犯一些小错误,而在对待你的错误时我却每每也充满着错误。我还感到,任何一种教育培养孩子的理论,最多只能给我一点点启示,却不可能给我提供现成的教案,对待每一个具体的孩子只能有他自己的最具体的理论。因为对你也罢对我也罢,每一天都是新的,每走一步都显示着偶然,在我和你的面前常常是弥漫着大雾……

今天,是你生活的一个转折点。你7岁了。你明天就要去学校报到,将成为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了。你还不会写字,从今天开始,我将为你写日记。记下你生活中的欢乐、幻想以及歪斜的足迹,同时也记下我的希望、祝愿以及种种矛盾的心情和混乱的思想。你我是父子,共享天伦之乐;同时又是平等的朋友和伙伴,结下情谊。我还将记下,在这种欢乐和情谊之中,我究竟给了你点什么,你又给了我点什么……

1986年8月30日

给你过完了生日,今天又陪你去学校报到注册。

一走进报到的办公室，你就不安份。一会儿翻翻桌上的书，一会儿摸摸电话机，一会儿坐到沙发上去弹两下，一会儿又跑到阳台上去看楼下的操场……一刻也没有停过。

“你儿子一定是个调皮王。”

负责接待的女教师一见到你，就友善地笑着对我说。

我也颇为谦虚地朝她笑了笑。说来也怪，现在“调皮”这个词已完全成了褒意，甚至是一种夸耀，一种恭维。如果谁对哪位家长说：“你的孩子真调皮。”那这位家长一定不会生气，相反会面露喜色地附和道：“是呀，太调皮了。”“调皮”似乎和“聪明”划上了等号。我所以笑得这么“谦虚”，含义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
报到的同时进行口试，学校要了解学生有关智力方面的情况。虽然我一点不担心你在智力上会有什么問題，但这个考试也不能太马虎呀！临来前我再三叮嘱你要认真些，你把头点得象鸡啄米，可临到这个时候你却一点儿不在乎，只顾自己玩儿看新鲜，好象根本不知道会有考试这回事儿似的。我不得不压低嗓音对你说：

“阿波！你安静一点好不好？老师马上要对你

考试了。考不好，学校不收你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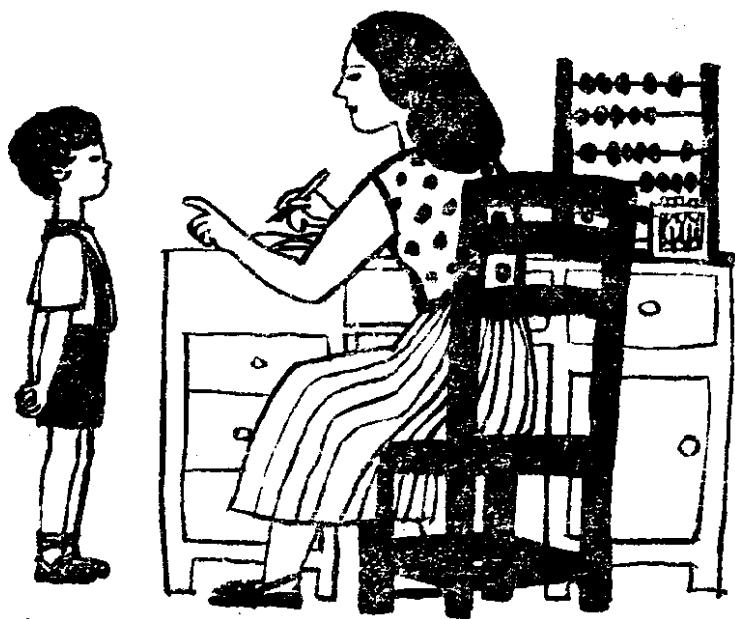
你的变化实在神速，一下子认真起来，而且这认真劲儿简直让人又好笑又心酸——你直挺挺地站在老师面前，完全象个乖孩子似的双手反剪在身后，鼻尖上冒着细密的汗珠，脸色都有点发白，显得紧张而又尴尬。我想，你刚才固然不应该那么不在乎，但此刻也没有必要“认真”到这么可怜的地步呀！

老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刘一波。爸爸妈妈在家里叫我‘阿波’。”

“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前天我还是6岁，昨天起，7岁了。”



你说着，将右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撮在一起，伸出来扬了一下，表示“7”。做完这个动作，又将右手乖乖地反剪在身后。

老师微微地点点头，对你的回答似乎还满意。你不仅回答得流利、爽快，还能附加一些说明之类的东西。

“你会数数吗？”

“会。在幼儿园就会了。”

“能数到100吗？”

“能。我还能数到1000呢！”

“好极了，你数吧！”

我盯着你，心里在为你捏着把汗。你真能数到1000吗？在家里我好象只听见你数到过100，而现在你却夸口说能数到1000，这1000是随随便便就能数到头的吗？

只见你吸足一口气，眼睛仰望着天花板，显然是为了显示你的熟练，开始不带任何停顿地数：

“1 2 3 4 5 6 7 8 9 10 11 ……”

数到20，你就接不上气了。你也许生怕老师以为你数不下去了，慌慌张张地咽下一口唾沫，想乘机吸进一口空气继续数，可这口唾沫你咽岔气了，你呛了起来。令我敬佩的是，你一边呛一边还在顽强地数：

“21,咳,22,咳……23,咳咳……”

你咳得脸都憋红了,脖子上爆起了青筋。

“好了,好了,”老师吓得连忙阻止你,“慢慢数,别着急。30以后加5数,行吗?”

你翻了翻你的眼睛,终于缓过气来:

“行! 30,35,40,45,50 55 60……”

数到后面你又加快了速度。老师大概怕你又会岔了气,匆忙打断你:

“行了! 行了! 不用数下去了。”

“不数了?”你惊讶地问。

“是的,不数了。”

你沮丧地看了我一眼。我明白你的心思,你夸口能数到1000,可才数到60,老师却说“不数了”,这未免太扫兴啦。但老师的及时打断还是很英明的,你用这种样子真数到1000的话,别说老师会受不了,我也会被你“数”出病来的。

“你会读汉语拼音字母吗?”

“会!”你显然又来劲了。

“跟谁学的?”

“我爸爸让我跟录音磁带学的。老师,要背吗?”

“不用了。你们开学后还得从头学起。”

我发现你苦着脸,差一点没哭出来。为了准备

进小学，整个暑假你已经能把汉语拼音背得滚瓜烂熟了，可现在老师却连口都没让你开，这不单是扫兴的问题，简直有点残忍了！

“你会唱歌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这次你似乎有“经验”了，你也许害怕老师又会说出“不用了”的话来，趁老师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你已经扯开嗓门唱了——这是你在省委幼儿园里学来的歌：

“雪花飞呀，雪花飞呀，

这片紧把那片追，依呀呀得儿喂！

雪花雪花飞到哪里去呀？

要给麦苗去盖被，依呀呀得儿喂……”

我还是第一次发现，你竟有那么强烈的显示欲。坦率地说，你的歌唱得不怎么动听，不知为什么你的嗓音缺少稚童的清亮和圆润，似乎过早地显“粗”了点、“沙”了点。一些同事都说你的嗓音和我极象，有好几次坐单位的交通车回家，你在车下大声说话，车上许多人都以为是我来了，可走上车的不是我却是你，个别人惊讶得眼珠子都斗到一起去了。父子间

的嗓音相象到如此程度实在让人不敢置信。

可你并不管这“粗”呀“沙”的，还在“呀得儿喂”、“呀得儿喂”地执拗地唱着，为了尽可能唱完全曲而不致于再被老师中途打断，你还不惜吞掉应该延长的节拍，急不可待地追着唱下面的词儿……

我听你唱着，忍不住微微地笑了。我的笑当然不是对你的歌声的赞叹，而是对你的这种显示欲的欣赏。如果在这样的场合，你腼腆得满脸通红，拘谨得连话也说不连贯，或者羞怯得躲在我的身后、扯着我的后襟不敢露面，那我一定会极为忧伤。你很开朗，很活泼，毫无顾忌地敞开自己，落落大方地表现自己，这真让我感到宽慰和骄傲——因为这有一部分显然是遗传因子在起着作用。

这次，主考老师不仅极富耐心地听完了你不怎么悦耳的歌唱，而且听你唱完了，居然还认真地夸奖你：“嗯，唱得不错！”这使我对这位老师一下子涌上了一股谢忱和感激之情。

老师在一张表格上不知打了什么记号。忽然，她抬起头来问你道：

“在家里你喜欢爸爸，还是喜欢妈妈？”

我一楞。我不明白老师何以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更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你竟毫不含糊而又脆快了当即